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願學集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臣崔堂

欽定四庫全書

願學集卷三

書

明 鄒元標 撰

答萬思默光祿

文潔長逝心益孤矣翹首豫章門望翁何啻太華之昂
霄心不歸依實同浪子不肖浪子耶顧自歸鄉來西江
使稀即有使村使不知問台宅是以疎違翁猶記存末

學具感厚德竊嘗言吾輩在天壤間一段真精神照映精神逼真千萬年不言而喻不然即終日相對二之也翁沉毅清邃精神在吾儿席未嘗踈矣歸家十年家園外不敢窺左足聞翁秋到桐江幸先期我當拏舟走侍

荅錢肇陽孝廉

春來百卉敷榮伏首田間不勝求友之想忽拜琅函美
人之心先我同然昔人云千百世之上有聖人此心同
此理同元標于今益信矣至讀證義首揭時習章至人

知有意之習不知無意之習與不肖所說格致誠正之義相印證一時亟盡上論同處儘多門下見地已到佳處從此日積月累融而化之吾不知其止也門下勉之榮名有盡此理無窮吾置身無窮中視世之浮名一呷耳不肯衰颯半生髮白且老聞門下之風亦從此不敢自退墮

荅孫月峯總督

朱金翁書道翁語云為相在結主心又在不失天下之

望疑不失天下之望必不能結主心結主心又安能副
天下之望不肖則謂此二者原不相妨此一段精神在
茅廬中果是不失天下之望精神即結主心人不疑我
翁謂若何翁語默動靜成象成爻猶歎然謂舉足有錯
具仞冲度翁信聖人舉足有錯乎只宜信聖人不從錯
處追咎從無錯源頭處理會此一著不錯則無之非是
此一著錯即舉足皆是亦錯矣是集義所生者一著不
錯之謂也義襲而取者舉足不錯之謂也慈湖是貴鄉

具隻眼的漢子蓋渠每夜披衣靜坐忽然露出此一著精彩故有言即峻譬之即泰山絕頂者見日出只言日出光景再不顧世間有從山內盤旋未信世間未登絕頂者此瀛溪誠通誠復之說為其落階級一掃無疑也學問大有大益小有小益生有生益死有死益不盡在事業上見若盡在事業上見則孔孟何嘗事業只護持堯舜禹湯文武家法俟來學足矣翁謂宋義利之辨甚明故今天下雖有逆民卒無附和今之諸儒暖暖姝姝

只是守此義利之辨待來學足矣義利之辨甚細微非如世儒所謂義利者必欲求事業軒轟即為出位即為妄想即為多事即當大任而未必有所樹立亦無損于此學蓋此學屬性地邊事而功業則屬才情近日敬里王塘老云陽明先生長于兵事亦屬才帶來即無功業可見亦無害翁宇宙間氣當代先覺元標謹剖愚衷請正翁不以為然再批教元標又當求進也

荅陸海門明府

得手教知吾弟服官畿輔少年入仕而又為人師非老成端重不能取信于人願吾弟一切從規矩準繩中立脚不但居官為人亦當如此僕看來近世學問敦厚崇禮一步決少不得古人說知崇即說禮卑高明英爽多易脫畧禮法之場總之無大人之志大人以萬世為度敢薄待其身乎吾弟細心勉之他日涉世久知僕言有味也

荅陸鍾陽孝廉

吾弟青年英英宜以古人為必可學願取胸中所最喜者上嘉下樂若只從今世人眼目過日雖容易過亦可謂負天之與我矣世間科名不少究竟與草木同朽吾弟開此眼目舉足再無了期貴地孫淮海李同野當時在人爭易之今為貴州人品吾弟輩有一人向此路行吾志遂矣自愛自立

東文時甫明府

足下學見大意切須珍重蓋畧見頭面恐遂流于放蕩

還當終日乾乾白沙云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僕
往庚寅年畧有所入既入都眼空脚濶幸再謫金陵與
鄧先生相處始逐漸入于細微今覺猶未細微在古人
說智崇禮卑然有味願與足下終身共勉之

荅粵中友

復所兄置之文苑不如兩置之以俟後來論定弟與此
兄跡甚疎然庚寅一處于都下數日兩晤于文江知此
兄真正不落世儒窠穴非世間眼孔所能窺也來教謂

其宗佛老後孔孟此世間學者祖述常談象山抱此究于宋白沙陽明抱此究于明世之學者一稍知向上便自以為佛老不知諸老即于佛亦苦向上鑽研故能知儒未知佛必不能知儒如今人未知佛之道何若一聞佛名便自硬排強非譬如司聽訟只聽一邊說判斷恐未足服其心也來教又謂復兄寬縱此兄寬縱誠有之然寬縱彼意有在蓋心不見世間過不墮分別想不落揀擇障以無削吾道元氣非如世儒兢兢尺寸從名

根起念以結果一生之謂也即寬縱亦正其仁處君子
過于愛過于厚觀過知仁夫子嘗有言矣又謂其受門
生之累夫夫子不聞以聚斂之冉求短喪之宰我貶聖
奈何門生能累我復兄門生千百人中有一人眼目明
延此緒不泯即為千百人受累所甘心也世間與人為
善者少忌善者多明善之脉絡者少不明乎善者多復
兄生平文事任情不攻則置之文苑生平躅屢于道有
聞則嚴為責備吾兄嶺南一丈夫名儒與不肖相處三

十年知心老友猶相信此語不過更誰復有信者弟老
婆心切故敢縷縷夫此道此學平平鋪鋪無大奇特越
精修越渾成越不入世人眼惟吾兄信之不盡心期尚
俟再請

東許敬菴司馬

間嘗聞四方友人論翁與楊少宰學不同大不相能然
耶否耶學術不同父不能得之子師不能得之弟有學
而得性之所近者我之所見安能必其質之千聖不惑

耶人之所見亦安能必其無一是耶故世之論學惡異
黨同者皆起于有我我心未除惡乎已之是人之非耶
此不肖愚忱翁以為然否貴里有周海門者不肖心友
也相劇留都覲體寒舍不肖兩人似無異同見所謂九
諦二公良工苦心矣此君貴里一隻眼人翁幸廓然其
之昔人云新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今浙中
寧有許與周乎吾儕今日學術流弊為整頓法門則枯
皮帶骨無之不可若欲躋聖域開一脈以俟千聖則神

髓處有人理會者可輕置之乎謹此奉候并請正偽翁
不拒不肖種種欲請正望翁教之

荅錢肇陽孝廉

此道四通六闕非諸家所能盡譬之射有中于上有中
于下有中于左右人聞其箭聲在的皆以為中然中紅
心者自別不上不下不左不右始為妙技聖賢懸的示
人豈一弓所能盡苟于此心未信吾直求自信信心所
以信功令也天命之謂性命猶令也維皇降衷厥有常

性不自尊從是為背功令今人所謂尊功令者盲引羣
盲相率入火坑舉頭天外望者始知惟自性是尊即性
即功令矣門下謂何門下著述既富却宜空諸所有陶
朱能手致數萬金亦能散數萬金是真漢子門下俯鑒
愚言

簡唐凝菴太僕

近世禪學以為世間一美事置身其中不肖常云人有
真精神不可掩吾輩惟求所謂真精神者即與古人相

揖讓矣門下謂何

荅孫竢居比部

吾輩在山中老態浸浸且至惟相期尋不與世凋殘者
共相勉勵斯可進可退不以世間行為重輕不肖心灰
體憊足下行且一日千里願有以振我

荅雒少隱廷評

門下資本淳龐志追先達年來玄探邃詣知月異而歲
不同無由縮地一盼玄提奈何奈何先正云東西南北

此心此理無弗同者能時時不起纖毫意念即異域比隣然不起處煞難非學見大意未易臻此願門下深心究竟道一而已無二法門也不佞學未得力目長足短系心同志不憚饒舌

東馮可大僉憲詔獄

日望足下早膺特恩竟不果帝恩有在但恐臣子辜負耳願足下以日為年時時惜寸陰斯為不負福堂光景頃編楊斛山劉晴川周都峯三先生集知三先生當時

在獄中切劘可幾古人今相處有如昔人風味否學問
要著身受用意興承當終有消煞惟實見性者自不容
已自無消歇若不知學人便自以為足望足下百尺竿
頭更進步也

荅俞養初司理

簿書即道惟在信得深厭與不厭總任之有心除厭又
增一厭厭厭相尋再無了期知學者忙裏偷閒厭處即
休臺下做此無之非佳境矣

荅錢肇陽孝廉

貴鄉諸君高者沉酣文史及煙雲諸藝足下獨究儒先
所用心處真可謂有志丈夫先儒謂千百年幾人有志
志是志箇甚既不著跡亦不落空近世儒者高明悟入
根宗于倫常鄉黨中多所脫畧不知倫常鄉黨即性即
命篤恭不顯慥慥篤實越學越入細越渾成不見與衆
人產異而相悅以化不言而信者浸浸如魚之入水此
真有得僕學之未能足下勉之晦翁學豈容輕議僕看

來是儒者大教主如人有本錢開南北貨店任君自取
若執寸斑而輕議不肖心未敢未盡則可謂其不是則
不可此老晚年有獨至處定論可按也惟紬繹愚言足
下祀田一節學行于家惟將身挫在萬物之下則學行
于鄉志超于萬物之表則學行于天下勗哉讀證義者
人人拭目矣若不肖曲士目長足短何足云云

東馮可大僉憲詔獄

昔不肖過長沙一先輩教之云日間宜以經濟為心庶

不冷淡不肯告云如是是猶不能割斷意今而知其言之有味也悔當時錯過時光主上豈忍終舍足下純臣願留心世道庶不寂寞學問與經濟原非兩事留心學問即是經濟留心經濟即是學問看得是一非二始無礙同事諸君子勸之乘時修悟若以為好光景便是好光景境無好惡皆起于心心既安樂即是福堂三忠選可時玩也

東朱玉槎司封

出而為國掄材入而戲綵此儒者榮遇且門下溫然玉
潤即之也令人鄙吝心消不言飲人以和門下之謂矣
吾輩學從闇然處證處同寅無得產異近學成者成一
我相故物不能入此不肖學而未能回首無及者門下
天賦春姿默與道合必無此弊矣何如

東涂鏡宇中丞

晉中一奉教後無從起居林臯人又僻處深山無真信
使荷門下念我再辱瑤華昔人謂年相若道相似故聲

應氣求不佞于門下同志年而道則敢望仙踪盖步趨
不遑矣匪諛匪諛修身為本之說近從見老集中始知
此老根宗傳曾子一派學問一向得其書即散聖門宗
派惟顏子卓爾地步難言不如曾子學問足繼往開來
宜門下服膺之不忘也

東孫月峰總督

翁書蓋今年春初乃至年暮始到通問之難如是捧翁
書受教良深以明德純誠大老如翁猶自省有錯欲循

循階級即此二語百代後學典型矧下根劣士敢曉曉
自取罪戾惟有默默虛受耳蓋嘗論學有宗門有教門
易首乾坤乾天也宗也坤地也教也自誠明謂之性自
然是誠明的非由人力強勉湊合而來由強勉湊合而
來終是斷續終是造作易復之諸爻不遠復祇曰無悔
頻復曰厲惟休復曰吉休復者休心一處千休萬休之
謂白沙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欲從冊子上理會欲從
聞見上撐持欲從形跡上比擬欲從識神上照應終是

一間未達乾之諸爻曰羣龍無首如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至矣盡矣昔清獻趙公聞雷鳴書柱礎曰兀坐虛堂
空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醒從前
自家的歸休題高齋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
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止是柯村趙四郎尋常二字却
當玩味翁今之清獻生平理會此一段功課必有說倘
見者以此段為禪而抹殺之苦矣天下無二道天下無
二學世間真正出類拔萃人一眼照徹乾坤肯以疑情

自生阻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矧人品上之上者乎天民先覺匪翁誰望一覺萬覺即心即聖矣

東鄒字如光祿

兄年來學問何似著迷意宜輕蓋世聰明人宜于性命上討分曉無為隻眼者所瞞方不負此番出世愈肯入一次知世間人知學者瞞我多少兄與漪園丈時相過否此兄世知學者兄細心叩之知弟望兄意真弟庚寅年有入處心粗盤桓至去冬又覺疑情稍斷然尚未

在此時正叅求之切敬以請教兄惟兄留意書中惟此切務

東馮慕因僉憲詔獄

得書慰我懸仰春初聞解網之息既而旋沮風霜雨露無非思也只當順受之義詳于易易困聖人繫之曰亨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曰致命遂志何以曰亨亨了心之謂心中無死生無是非無毀譽之謂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只一味致命遂志命字有從性地初言者有以

氣言者初學且從凝氣入則性地一齊俱到凝氣一分致命一分凝氣十分致命十分收斂精神真見世間小而我有與天地無對者在上之恩所賜者大矣萬苦千苦臣子本等不為足下解足下無錯過好時光也

荅劉雲嶠太史

世間學問不明策身王家欲托隱為高此其心不忍又有欲在家作學問者此皆看仕與處道理作兩樣出也無損處也無加道理平平坦坦在外朋友多夾持衆身

子躲閃不得精神退避不得只要自家火候真耳且南
都與家鄉一水奉太君往江魚竹笋足供菽水如轉大
司城及少宗伯少宰俱在南中得便太君誠妙即不然
內轉亦奉太君往今古聖賢在世間各有模樣不能盡
同鄧文潔精神不能勞吾輩所知晚年一出弟實從吏
倘渠晚年不一出門下謂當渠老夫人後彼無追悔乎
此處真心真道理更無回互處且門下骨氣精神力量
學問皆能擔當世道萬無墮世儒窠臼

又

鷺洲問答為人所逼信口說出正欲露醜請教然從今
又愧未到處甚多幸教之蒙山先生是篤實先輩修福
地生人天者晚年謝客安閒間亦有見處是邊明邊暗
輩無大開眼目劉述亭見地似過之陳思岡語未然豈
以在北都為仇耶既轉官便去如此等形跡切不可有
亦不必形之言門下久而知此言妥當世間人成人美
忘形跡者少即文潔先生昔時亦非必要南都當時事

體難言只合如此門下何所呈礙南北一也思之

東俞定所觀察

得兄教猶有規矩以為規矩世間規矩豈人為得天自
圓地自方聖賢去後聖賢來我輩惟自成自道可也無
作葛藤想葛藤語安老真正骨立學者但其學素肯用
功拋舍不下觀其序近溪先生語畧曰學把捉不定不
知以何為把捉又曰學者未能從矩先學從心不知以
何為矩從心即矩也此二見地正有商量處昔人謂得

金史卷之三十一
卷三
力處在此受蔽處亦在此凡閱而知之得暇出此書與
安兄商量透此二關始知弟老婆心切弟有一記一序
十詩贈此兄行老婆舌頭乾矣兄取而閱之有見教處
千萬見教

荅吳安節侍御

拙稿本無足觀以臺下心交故只得獻醜臺下欲布之
萬萬不可弟學未成章去冬所入視前語為故帚其不
可傳一弟年尚未一生浮名為崇患不闇不患不章患

不幽不患不顯無實盜名鬼神所惡人理所厭其不可
傳二弟生平欲學藏身以恕猶不免于忌者書傳必憎
茲口其不可傳三昔先師廬山先生集欲刻潮州其友
王未菴力爭之是時先師年六十五猶為友所爭師教
當尊其不可傳四千古聖賢相傳只此心心未明書集
何有弟于心尚未透雖有微明亦多管窺天假數年更
有進步望寬以俟弟進機何似其不可傳五弟屏跡山
間與世無營無故而勞有司公祖刻書彼口雖不言心

鄙弟為好名小人其不可傳六望臺下愛弟以德弟知廉恥人也如必以弟為可敬待臺下持斧日或賢公孫及賢郎儀部兄大行日圖之未晚有此一冊在德門弟亦增榮耀弟有可觀者多在外集也嘔心奉告神明鑒之

東顧涇陽光祿

海內同心真修如兄不得促膝時時商量我懷如何兄學卓然成章要須徹地會見吾人精神與天地同體萬

物同情纖毫無與愚夫愚婦異者方為真為己方能闇
然稍加矜飾色相莊嚴即落世儒巢穴兄謂何如弟今
無別念但得諸兄弟聚首一番便成好世界

東馮慕岡僉憲詔獄

客冬滿眼風波故持書者望國門却步此亦天理人情
之至未敢歸咎他人也足下經濟書成此書從苦中過
與耳食者不同容圖請教今人喫飯求飽穿衣禦寒學
道緣何事為有甚于飢飽者在無終食之間違仁衣食

不知道則其違禽獸不遠古人學道覺自己身上受用得力足下今日在死生患難中非平素志學何由得此但今從此得萬古不變的灑然冰釋起古人諸名賢相對不疑不惑始為真學得力足下勉之恐虛過此好光景也

答劉宿之

久別荷來教甚喜首不得于心總之未知心體若知心體平旦與嚮晦一戒懼即不睹不聞不睹不聞即戒懼

把持與不把持不必言矣後二不得于心愚意屬妄想
說得明白是周公孔子事與身子何干只脈脈叅求何
者是我本心心體父母未生前何似叅得謹精神向裏
有日天光發更不向古人蹤跡處比擬跡不同其致一
也敬復持此為後驗

東孟連珠通政

南都一別遂成陳迹翁立修何似曾有仙仙遊者至乎
弟亦曾細叅此終未遇其人學有修有為俱屬幻跡惟

天之所與我者無修而無不修無為而無不為弟願學之未能也翁丈以為何如弟自歸林臯多難灰心母妻舍我長逝寄家萬山中孑然與世相忘翹首五雲念我心知在黃石山中與羲皇遊不能不動伐木之想敬因敝同年劉斗墟入賀敬裁短箋用鳴別悰書不既心

東王洪陽中丞

山中無別念每念及翁丈數千里如見良朋悠邈切磋鮮儔獨處山中竟成孤往安得不知已是思也翁丈近

作何功課儒者學若執一家以為家當東向望不見西
墻南向望不見北方須是六通四闢旁通曲暢各路俱
走一遍而後能折衷不然如人果腹即有天厨玉饌彼
有所不受翁文謂何再上小刻四冊伏乞嚴批弟得聞
所未聞也

東涂鏡原廷尉

聞丈拜廷尉為吾道喜丈有味于平之義久矣今進而
為天下平衡平而輕重取法總之無意今天下所以不

平者人各懷其意見以自封彼求多于此此求多于彼
求之不得則兩相勝不相下而惟學人為尤甚彼曰吾
學然此曰彼學不然不知道有同耶異耶一而已矣宋
儒云青田無陸子靜新安無朱元晦此語然有致弟敢
以四小冊請教山農心行畧具一斑丈幸無人我相為
批駁幸甚

答李夢霖

來教以看庸言庸行與神化作兩件夫物有兩件即有

先後庸言庸行即神化先儒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此語最精當去心上障翳合靈府光明亦是兩截語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撓又曰心性何形得有塵此先正真血脈語若不明白未免墮落世儒窠臼知足下有志斯道一切擺脫陳見與明眼者商之若日與鄉里學究參研再無有出頭日子真切

荅蕭崑陽比部

祠堂建矣譜牒葺矣生平功勲榮華滋味嘗矣人生世

間必有一大事茲能從無滋味中特地尋出自家寶藏
來方名真正英雄翁丈直信此一段始知千聖萬賢路
頭居嘗思崑老大江東精神射牛貫斗如之何臨老不
作了事漢九頓致意常如何了手自不容已

答但孟臯

讀扇頭所書細語足似真見閱外篇則又微有晦足下
年方茂著述念宜且進一味涵養沉蓄之極久之迫于
不得已則機不可遏未晚也近來稱悟而以蕩踰繩矩

者不少僕近嘗稱引吳康齋先生格物雖明無補日用
二語吾輩有悟須宜于日用事事中規中矩始算得數
不然口譚說而已願吾弟共勉之夏邑君事此公書至
當不敢負所托不肯廢棄林臯久所恃者無求硜硜之
節若併此硜硜廢之所學何事年來惟有謹束再不敢
放鬆也

東王塘南太常

宛陵王生時學陳光庭先生門人來稟學望翁指其迷

教之不肯不覺老矣生平萬却數年苦心亦不敢錯過
具拙見小刻中一向藏醜徒向無志人說法不肯有知
人前斫頭今忽忽忘其我見一一請正翁翁幸一一批
駁之不肯又當洗心以進求不負翁王生坐守而歸不
肯濁中以俟

東汪登源中丞

兄誠完福更復何事惟有學問一事是兄一生要緊事
此皇極之福未易承當兄已闢宋儒門庭此外有聖人

室與在望兄一洗昔人窠臼掀天揭地真見本來面目
始知鄒生為有情人也據前兄與周海門兄會時畧聞
兄一二語則猶與舊時一樣居安地步兄已到資深逢
源地步兄自省何如生平心知舍兄無多兄愛弟不啻
肉骨言之涕零無能報兄惟有此耳

荅徐石樓中丞

臺下責愈重望愈衆願益慙心翼翼如初仕文水
時弟為至願一日二日有萬幾焉世儒以為人君不肖

則謂不獨人君幾之言微也即一常人誰無萬幾而上
之人至微而顯一不入細投之者衆願臺下歛之若虛
若無取古名臣傳熟玩之即貴邑唐貞襄先輩其風度
可思也貞襄開府所至肖像而尸祝之以其有惠澤利
民故臺下之才之度何減貞襄先以是為祝賀更有進
于是者則以俟他日弟蒿目俟之矣

東王塘南太常

不肖具拙見請正蓋出一腔血誠翁不為塗抹豈以不

肖無受教地耶亦或以成事不說不肖憚彈射耶不然
矣翁來教云悟即事即理者恐成玩弄放蕩不肖則謂
若玩弄放蕩人縱說即事即理事到手終是隔礙笑不
得數既悟即事即理未有不自困心衡慮百般磨練出
來朱子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之語不肖常深服
其言以為極至未有無所用力從口嘴叅和而謂之用
力者既以困苦而得必不以玩弄放蕩而廢大凡創業
之子千辛萬苦雖極富裕與庸衆同操作若世之玩弄

放蕩畢竟入手悟者未悟以為悟眼不明者為其所蔽耳不肖一生從生死憂戚患難升沉憔悴百折中而來三十年前承先覺之訓服膺于心未得時不敢輕出一語稍見時不敢自以為是汲汲皇皇惟恐負天負師負先覺至自負早夜參求不為不潛數年始悟識神之害事又越近年而有悟心性之旨此昔面正于翁者翁來教云父母未生前朝夕賴此一件不肖近于此句大有省發父母未生前此引人語實到家語肯安心時時是

父母未生前越妄搜求越叅證時時是父母既生後翁
所謂一件者是有一物乎有一物即不中無一物即落
空有一物無一物之間即是調停學問無調停法故曰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語誣人奔走一生深
入鬼窟猶自以為仙都天堂此學之極弊也不肖敬九
頓以謝教并以為受荆地嘗恨世法束人不得時侍翁
左右得求砭剝故不覺饒舌

東陸仰峰明府

得來教知門下以學為政神情閒雅喜不可量李先生
學自得不可知其開發提示處宛然曾氏家法即欲不
信其可得乎夫今所可與人告語者惟此一段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難下語能者從之吾輩勿論
李論張論孔論曾惟日間當下體驗自己受用何若有
不煩告語者看破此孰孔孰曾孰張孰李一笑無餘事
矣看破煞難非實下功夫未易透透此更無葛藤語何
如

東李見羅中丞

自陳繹曾歸無時不仰思翁然跡雖疎而心神嘗時時對越翁嘗與友語云李先生在七閩雖不必吐一字度一人而二十餘年固圉及戍所規度即起宋儒與之較孰古孰今即此有餘師矣使人知學之不為患難楚更患難愈久而愈光者翁也不肖火候無當鑄人無術偷間萬山中作懶漢無可就正翁者

答文時甫明府

親臨湘命竊恨西江不得借我慈父又恨僕早廢林臯
且久仕路滿目新貴人無能為吾友道地恐明珠不無
按劍且將奈何既而思吾友骨氣學力有目者自能物
色未必風塵中俱眯目人也願吾友以古道裊躬以世
法待人裊躬貴嚴待人貴恕既恕示世間種種責備我
者皆情所必至常見學道者遇上司及地方柄鑿不相
入此皆起于學問未周彼此無益未可盡歸咎于人且
近世學者先有一箇學問模樣在身見世間人作惡意

重已不能容人人亦不能容已古人盛德容貌若愚一味闇然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不肖近為朝夕功課學問本體無可說只在親民上見若臨民處事上有滲漏說基本體說甚功夫近世學不得力正坐此弊吾友其日間體此數語事上接下有多少不周貫處即此是學之切要也

東余少源侍御

不肖嘗意高忽畧近讀一日二日有萬幾焉匹夫匹婦
若勝予焉以為不獨人君凡為人者皆有萬幾能時時
謹幾人人切勝予之懼近世學者才高意廣蕩而無制
皆坐幾之不慎願以此二語奉報門下一么麼小官觀
之即勝予如是心才入細不肖無補世道只為心粗世
故不覺言之有味又不肖昔承周山泉公教謂人得意
中能收斂是大福氣人望門下時時收斂無以得意中
錯過好光景正好以作縣之心行繡衣事福氣大何如

之敬此奉聞老婆心切耳

東劉雲嶠司成

門下學成行尊德風廣被為父兄者恨不令子弟早依法席此豈可強致天之生物因才而篤父母愛其子不以愚不肖賢知異惟知一團春風和藹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方為天地之仁弟近有味範圍天地之化曲成萬物不遺二語天地之化吾儕範圍之賢知者多流于過曲成之則罔有遺致曲之學自至誠以下即當從事然

至誠在今日亦當致曲乃所以盡性也門下以為然否
弟在山中十三年近深知道理無窮得少為多強迷為
悟終不濟事如之何不負今生謹此請正

柬李見羅中丞

先正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今世儒亦云然利達者
從一生順境中強排道理遮人眼目曰儒品如是足矣
世亦從而儒之元標嘗以隻眼拂拭字內無當觀者或
以為狂為刻不知元標非狂也刻也千古大事豈脆骨

柔顏人可承當翁往談學劍江上從者如雲不肖未敢
以為然未免落世間利達中儒品今翁廿年間又回首
前劍江上何如語云非至德至道不凝天地之于物風
霜剝落而後萬物嚴凝儒者于道百苦備嘗而後至德
以備翁千死千生萬死萬生熟矣凝矣昔伊川先生自
涪州歸曰世學昏變獨揚謝二子長進今翁門揚謝為
誰有變者有不變者愚竊謂非諸人之變諸人本相自
在乃伊川未之涪陵眼不清耳附以賀翁亦以為盛朝

天助吾黨賀始知昔之穽翁繫翁者皆嚴師也何時擊舟中道一為請正

荅周耿西中丞

今人日從擾擾中迷惑有一人焉從冷淡處靜觀視世間人何啻鬪蟻儒門自少為之乎也者所迷惑既入仕高者為立德立言所迷惑稍知檢束者又為名相所迷惑功入細者為識神所迷惑有告之曰道有正宗有法眼輒曰此禪也此異端也或著書流布世尊以為正學

有識者從而竊笑之儒門冷淡千古含冤翁直信海內
只此一宗再無二宗更有何事雖然斯道無思無為其
體也有思有為其用也思思此不思也為為此不為也
翁今有思乎無思乎有為乎無為乎即思即無思即為
即無為乎明知體本如是未能瞥然一下咎在何處不
肯所以日夜盤桓者以此惟翁裁之來教淨土之說近
時從此甚衆夫談宗者撥淨土天下無不淨土之宗談
淨土者撥宗天下無不宗之淨土真實無二在人自信

吾儒安土敦仁之說與此大相類不肖嘗又語諸學佛者曰有相功德智公止能撥梁武帝初學道者當以此為定脚一心心從濟人利物起念則道根穩固翁幸以此度世秘藏難入人口也謹布直心攄謝遠存赤心如對不盡歸依

答趙儕鶴銓部

得手教及佳稿弟喜不置嘗恠世間聰明男子信學不過知信學而又從門面莊嚴文直從源頭理會此豈尋

常小儒所列憶壬辰弟寫數詩正于丈丈即復書有許
弟詩無修原自有修來語弟亦以丈漫言不謂真有所
入天挺真儒豈偶然哉世之知丈信丈者未知皮毛之
百一耳願為萬古自立自愛丈文甚卓絕近來作者遠
拜下風與世間作者自別受教良深弟賦性極愚庸生
平於此道不敢退墮容竭屢請教人不可無年越老一
年越進一年多少曲折多少間與與丈為千古之交從
今日心心相對也

荅陸開仲司理

居常思門下虔州一行去百年不可拔之弊垂億萬年
無疆之澤神天同證賦役一書澤及全省無不行之理
未嘗無同心之人諸瑣瑣啾啾總不能齊此殼津中不
足計也得披傳翼真從本地風光叅來即謂斯道正脉
亦可讀數篇已自印心容再細詳領新得世間有大道
有大學匪異人任仲翁曾留心此門下復世其學世不
易得望攝心一味歸根此道此學世間諸聲色俱有銷

歇惟從不可磨滅者實下承當此真正本分事知心愛
不憚直布

荅錢肇陽明府

久未奉教殊仰得承證義合編畧披一二真是良工苦
心陽明先生之學及晦翁之學從此合并門下有功斯
道甚大門下半生矻矻殫精斯道力已竭矣未由地步
門下謂有事耶無事耶先正云大段著力不得白沙先
生云去耳目支離之習全虛圓不測之神然當理會支

離說得極細渣滓未化亦是支離人生天地間只是一副真骨頭真精神傑特三才世間有形有象盡屬作為夫道與學一有名相猶隔千山萬山老年人慥慥皜皜更復何事願與門下揮魯陽之戈為望不肖心無世外想門下來教領悉

東孫月峯司馬

近世學者動輒辨駁性命而愈譚愈支離多增色相辨駁者聞翁此語亦當心服子貢雖云不可得而聞正子

貢入室處離文章無性命離聞無不聞此子貢巧語非
聞惡知不可得而聞但子貢一語當今人千萬語現前
實用工夫真性命也灑掃應對即形而上搬柴運火無
非真如舍素位更何有性命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晦
翁即物而窮其理甚精細粗言之每事而窮其理深言
之人墮地來一靈物也窮其何來歸何處何以不虛生
不虛死何以謂朝聞夕死必如是始不負晦翁此窮理
第一步不然即每事盡善理是理事是事合并不來翁

以為然否

荅郭青螺司馬

承示的閣之教足何翁學虛而嚴啻不知翁所謂閣者何指豈退然穆然一無事事而為閣然乎不肖自冒浮名常體究于此矣吾輩心如海涵春育生生不已此真閣也若外托靜默中涵殺機迹閣而實的也翁入仕四十年來所至不為不欲曾處置人窮極之地乎曾陰害一物乎曾果以私意殺一人乎今雖以功學懸的天下

正翁篤實輝光處弟嘗謂無意無我心常生生即的而
真闇陽嘘陰吸閃爍萬狀即闇而實的陽明先生宸濠
之謗此自少不得文章家不頓挫則光燄不長可以類
此李見羅公今日事世眼以為禍造物或以為福當此
老學執我相耳不肖老矣其章其亡虛舟視之願與翁
暮年所交淬砥一段與人為善真心一有不然當呼天
誓曰天成我如是不含弘光大是為負天此則不肖愚
見惟翁裁之

荅諸景陽儀部

門下學識其大猶孜孜汲汲反求諸儒先實功未能而欲勉至君子之域即此一念其造聖域何難夫聖人君子諸儒皆隨人品題自古至人各留一影落人間夷之清不能如惠之和惠之和不能如尹之任較彼度此徒勞卜度惟於自己真性命討得消息不被古人瞞過方為實受用門下以為何如弟老而髮白目長足短懷我同心旦夕為勞聚首談心此生不知有緣否精白此心

願交勉之

荅友

元標資本庸愚少日有志今忽髮白且老惟覺吾輩學
問真切視愚夫愚婦皆吾同體一有壓倒人之心實滔
彌天之惡彼教家以一夫未度不成正覺仁者已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學必學此教必教此如是期畢
吾生焉聖人君子名色亦自後人品題夫子在周末亦
自安人道本分未嘗以聖自命若當時知為聖豈止三

千之徒故學以聖人自命者皆狂妄也性海無窮惟以無窮心當之若執定君子聖人品級未免落階梯門下大力量褰裳而涉何之不可敢直心為萬里之助

東朱相公座師

曾肅書托閩中丞使候台福未久即聞師臺端揆之報此天所以相社稷也語云登高招臂其望益遠順風而呼其聞必速師登高而招順風而呼矣雖然今日事體招而未必師聽呼而未必師應九重邃密師且奈之何

哉門生所恃者以師生平之德與福徵之嘗窺凡人
隱行者天必陰祚之以相其成師醇德慈心必沐天監
無疑而數十年間相臣之福有如師者否則回天轉日
豁然使世道一解頤者寔在師矣夫志道者但辨肯心
天必不負師肯心生平一轍不忍傷一人害一物今必
不忍以己之私喜私怒而進退乎天下天下又安能以
己之私喜私怒而窺吾師之倪也人心聖神且靈海內
不知其幾萬耳萬目一日二日有萬幾焉匹夫匹婦若

勝予馬門生敢以此語助師幾之為言微也道心惟微是微末有不顯匹夫匹婦且勝予我冠側弁而日叅侍左右者何止匹夫匹婦師為千萬世救世名相乎門生當飲洗腸之水磨東山之石頌師功德無紀極黍在弟子籍亦借世世光榮矣言不能悉鄙衷惟師垂鑒焉

荅徐魯源太常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木鐸體虛無心而感人聞之而動亦虛心而應顧世之滯名相者其知彌猶其學彌遠聖

賢與愚夫愚婦千古同體聖賢即知視愚夫愚婦無加
愚夫愚婦即不知視聖賢亦無損觀此自不容不洗心
藏密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即欲求異于人不可得故曰
堯舜與人同耳此孟子實言

東東林書院諸同盟

不肖西江腐儒半生漂泊壯而歸耕束髮有志于道從
事諸先達長者遊今老矣屏跡水田之坳與樵牧為伍
忽承涇兄及諸老先生委作依庸堂記不肖不知學妄

以鄙見請正道公道也學公學也倘有未當老先生不
妨直教元標剗心以受文發後偶得依庸堂二楹聯其
一云坐間談論人可賢可聖日用尋常事即性即天又
一云光天下做箇人須循著規矩矩落地來有場事
要識得皜皜巍巍蓋既獻其醜又不避至再至三真所
謂面披鐵甲不知廉恥譬之唱囉連者人雖不佳其言
可采有心者聞之亦悚然有起色乎貴地四方之表從
此普天皆鄒魯矣吾黨皆見逐於清時者不肖嘗自體

德薄寡積不能見用于世即用于世亦無可用徒生譽
端吾黨肯從青山白石良朋勝地尋繹千古真脉方幸
錮之不早不怨不尤下學上達是吾輩今日事故凡為
人所錮必其自錮者也

荅李復臺

吾里言學者多真正求適道者寡一旦得來教讀之喜
不自勝如大哉乾元一章足下學見其大更復何說吾
儕學不濟事只是不肯出身擔當若出身擔當即是首

出庶物首出庶物自然大明終始大明終始自然乘六
龍御天合而言之首出即始也御天即終也此之謂統
天之學諸章或涉牽合吾儕胸中要空空如不識一字
如此得路行自然蓋天蓋地東西昔合似涉道理障餘
或涉閔世嫉俗之意須要知天地間種種色色一一如
吾輩意思不得因之亦可忘之亦可大賢能隨時一點
移之亦可非言語所能悉也敬此謝來教之辱千萬珍
愛以有餘者公之後進俾久傳無盡也

荅西國利瑪竇

得接郭仰老已出望外又得門下手教真不啻之海島
而見異人也喜次于面門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學行
中國此其意良厚僕嘗窺其奧與吾國聖人語不異吾
國聖人及諸儒發揮更詳盡無餘門下肯信其無異乎
中微有不同者則習尚之不同耳門下取易經讀之乾
即曰統天敝邦人未始不知天不知門下以為然否

荅宋繹田侍御

甲申年同貴里孟尚寶我疆先生謁岱宗即門下梓里
乃二十年間有門下巍然而起為當今第一流品業從
士縉中心識之不謂門下為有心人而著鄒生胸中耶
鄒生回首前緣真如漁人覓桃源情況十五年從一丘
一壑中以供蔗境無事從一榻上悟古人精神稍窺萬
分一具拙稿中奉上請正門下幸忘其醜而斥正之昔
不肖與我疆先生遊岱我疆曰吾與鄒兄遊非為岱為
證學也元標今想此老一段為不肖意真成虛負門下

年甚青宇宙無窮事業倚賴且又博綜典墳其于古人
用心處自得必深其何以振不肖三吳如入萬花谷中
冰心人苦其有代謝者時時於無代謝處立脚今天下
非一手一足所能斡旋如西臺諸君子在差上盡可為
相天下根本手足康強無恙亦衛腹心之一道若腹心
之責非言語所能轉古人經濟重實事門下其留意知
人安民即救世之良策也

答吳安節侍御

吾儕同心兄弟時時如對老丈近來何若世間人墮落
欲海固非然落道理安排障與沉溺欲海者一也不問
孔顏諸賢何若只要自得其得自得其得在透心體心
體一透更有何事只是保任而已老丈入朝愚意出外
開府在外儘可行志在內一涉言語便有人我異同之
路且世事既如此即言之無益拜上徹如兄儀部若未
轉不如討一差歸亦可出位無濟易曰盥而不薦是吾
華今日事老丈謂何彼此老冉冉至只是收拾頭顱為

末後一著彼此共勉之玉體何似幸倍加珍愛執齋先生委不敢不承大都文中帶學不得不頭巾全待大作為前茅蓋弟醜中有當損益者老丈責也仰峯公君子真正學者不安其位可知老丈立朝必得爭之從此人望劍江屏跡矣見羅公謝世此老力氣吾道責育失此先輩吾道益孤知兄同此念

荅楊明府

台教復臨具荷記存不肖誓藏身丘壑為待盡計一切

世人道理語門面語俱掃盡沒箇馬已矣語云道不同不相為謀自古然矣前來教云今人無論月至即日至亦少不肖則謂夫子語要活看曰我欲仁斯仁至欲仁即至則此至即一日千古一息萬年何論日月若論大究竟處且無已仁安在我且無至又安有不至有仁便有仁有至便有不至此不肖之愚見也又近來教云謂廬師後學脈自先生斬此等語不肖不敢啟口先生不肖所師者衡齋書具在若以學脈自先生斬則乙酉

後吉安人從夢寐中如驢挨磨不但負人且自負且負
天地生人生物之心亦大忍矣不肖云聖人即愚夫愚
婦愚夫愚婦即聖人惟道理自持名相自縛則自遠矣
鳶飛魚躍先儒指點化工與人看惟活潑潑地而後能
知鳶之飛魚之躍若又從鳶飛魚躍下註脚又成一話
柄矣不肖村落腐儒無可為復極知無當大觀因二教
慙懃敬敢布腹心

答李懋明明府

居嘗思與吾弟投分莫逆然與吾弟有未盡言者吾弟世道之柄日重一日吾輩所恃以擔荷者全憑此學人知貴里二曾宦達不知仲氏篤信此學而伯氏亦依仲氏與鄉里人眼孔大不同人品萬世官品一朝吾弟深夜澄思即都三事如何了得自家事自有不容已處思與谷平先生相映照此不佞惓惓吾弟者幸留意吉中前者已老後者在吾弟幸以身任之

荅新安書院諸同盟

伏以道原有待而傳不戒以孚神自無媒而合一氣相
求久慕名邦夙雄列郡山岳晴空欲滴川原秀色可餐
世毓耆儒代鍾元士邇承紫陽心印益慕濂洛宗傳大
闢講帷人恥獨為君子高懸絳帳言必尊乎先民道韻
彌深門戶何殊鄒魯仁聲遠播閭閻坐挽唐虞簪纓盡
皆投誠童穉猶為頂禮真東南秉禮之國洵畿甸首善
之宗頃以主盟濫及曲士元標握蘭有志伐木興思夙
慕黃山白嶽之奇况承瑤函華幣之召敢不擔簦而赴

相期滌衷以趨不有益于人必有裨于我雖難追其往
或可冀其來此係初心亦誠深願顧杜門久擅一丘之
僻而削跡曾無百里之遊自念與寡身危戢身庶幾寡
過亦且德薄名浮藏名似可懲愆縱有管窺終成蠹測
未能自度焉能度人敬望空而遙辭璧來儀以稽首伏
願念神交千秋比席思道符萬古同堂何聖何凡直承
即是曰性曰天起信惟艱舉頭便是青天那容點染開
眼無非白日不著纖毫確行所知父子兄弟足法無替

初念國家天下可通丕承正學高風盡洗虛談流弊他
年榜樣此日箕裘

荅孫月峯司馬

翁生平篤實光輝儼然濂洛家法來教娓娓盖有感于
近世空談流弊今日得翁言正救世良劑周程張朱與
陽明白沙誠高先正云自古聖賢各留一影落人間不
必同不必不同象山工夫從管庫日進難道實踐力少
但人生于中古視上古氣習不同生于末劫與中古氣

習又不同生于上古者譬居遠村深山無文物浮華以
撓其習亦不必費滌蕩洗除之功世間能有大帽子者
甚少有大帽子者衣冠自然濟楚還是以竹笠為大帽
故有躲閃此不肯愚見也翁以為何如

荅沈繼山司馬

翁留心正宗此莫大因緣弟嘗論天下古今蓋世聰明
蘇文忠第一其碑文公曰天之與我者豈偶然哉不依
形而立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此等語說得何等

親切豈諸文人所能到蓋緣文忠從嶺海崎嶇跋涉明珠大海諸靈攸萃故半鍾于遷客翁從靈地而來宜其聰明徹此一件若弟雖從崎嶇中過資性本頑又在多山中故頑皮到底然此心終不以頑皮自限近來惟發願以慈心處世真視世間種種皆吾師也方幸錮之不早敢有出位尤人之念從荒山中四面皆盜日與有道先生為侶一榻外無他思矣

荅余瑤圃給諫

今有溝中之斷繪者刻以為像朝夕虔誠肅心而禱有
禱必應皆神感神應故門下之愛不佞類此不佞束髮
向道今二毛森森矣屢經多難真覺學難言昔老僧云
大悟多少小悟不記其數夫悟非懸空而悟以境而入
悟心本無以境而有古人于境上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此真入悟法門不肖所行皆逆境所賴同志提撕能知
反求今尚覺虛負在門下於此道志甚真功甚密但願
于境上磨練深入則入德堅固近世妙悟之士眼界高

遠脚底空濶害道不少吾輩惟默默自身從篤實收斂
起不患不到光輝地步曰知及必曰仁守曰知崇必曰
禮早始為全學

荅周海門少叅

聞兄長玉體平復甚慰弟今年杜關數月覺學問道體
捉撕得明然須是享用得若眼界高遠脚底空濶終無
濟事寂然不動性之體也感而遂通性之用也用即是
體然須是發而中節若未中節畢竟是寂然不動處有

不清楚故即浮雲即天此等處能令學者放蕩忘返凡當加意珍重千古學術畢竟有所持循始不差第嘗謂龍溪翁若再小心翼翼更復何說兄等與同志一商之

東方本菴

惟翁行方學粹不佞得之耳剝者久頃荷翰教及佳刻儼然濂洛家法竊為沆服昔先輩執名象而拘器數有洞徹道源者一為點破蓋閔其勞而罔功今道體既明末學未嘗致力一旦以小聰明攙和冒認其賊吾道不

淺致令人疑而沮向道之心此救世之君子有深憂焉
宜翁之有同心也文臺兄過我相期力挽前轍寧為未
悟又安敢以悟而引入之深坑長塹規矩準繩之死靡
他望翁有便教之小刻五冊請教殊無當大觀今求所
未能此其端矣

答吳觀我

明水來荷手教喜次于面明水其人可敬但若早來諸
書可無著述吾輩學惟光天化日匹夫匹婦可由不是

闢竒逞異今一陟竺乾家便自以為了生死吾儒如糟粕然不知此糟粕世藉之以生生足下謂何

答余瑤圃給諫

僕心不忘門下即門下不忘僕也顧僕無信使未敢奉托耳門下家學淵源培植已深而又惓惓浸進世道無量之福來教云世有修而悟悟而修者由修而悟則其修不迷繆由悟肯修則其悟不虛妄前輩學問有成皆從澹無一毫濃醞相皆從苦無一毫富貴相皆從寂寞

無一毫熱鬧相今人多濃醞富貴熱鬧中談悟能有成者鮮矣故今日學者肯苦修卓豎便是真正學者況今之譚悟而自誣者不少也龍溪先生見地若能小心翼翼斷世間行豈不照天照地吾輩願加意交勉之

荅周海門少叅

弟日望兄起家豫章迺尚遲遲宜蒼生福緣未到耶兄精神何似弟則兩足大不如前蓋舊瘡杖傷臨老氣血不足始難支持吾輩相期越老越精神無得放寬弟近

有堅晚之誓事事言言留好樣與後人作模楷不可為
模楷者切勿萌之思矧言與行乎以龍溪先生見地能
小心翼翼不墮世間行豈不照天照地以近溪先生若
再謹飭一下後學誰得而議之望兄與後學言提飭修
行一路再不可忽不然縱說得伶俐與世與身子無干
真切真切

荅于景素儀部

翁丈萬福讀佳刻學淳語正真近世之津梁吾儕於此

學如衣之必煖食之必飽苟煖矣即布與綺羅一飽矣
即脫粟與膏粱一未能煖與飽區區較同異者迂儒無
當之見清虛之見誣人不淺實脚踏地亦自穩當願與
翁丈交勉之世局似說破然為憂正長遠在杜門誦洗
心藏密之章明進退存亡之幾是吾輩今日事弟偶得
二句云但得青山無恙在相逢不必問彈冠并以此致
請教之私

荅蒙獨山土司

僕昔在省垣曾記令尊簡問原儀曾托陳給諫壁上諒
不浮沈茲復勞記存僕不德何足勞賢喬梓厚情至此
感謝公厚意當領顧僕昔在貴地於各州司不敢領一
蔬一米僕今既叨宦數年後且筆耕力耕不至凍餒足
矣何敢當公等惠敬用壁上幸照入僕亦有鼎不敢不
自愛公意良不薄無以為報願公念先世承此土以待
公等掌握亦可謂安富尊榮矣惟願公等體天地好生
之心思人之性命如己之性命地方百姓有罪只照大

明律治之自安無輕殺戮蓋佛家論業報以殺為首戒
近江南士大夫家屢世不殺一牲以為功行第一義公
等如念及夙業因果宜發大慈善心或者以土司地方
不殺則不威不知威不在殺處置得宜錢糧早完親賢
守法上司稱某州司守禮恭順威莫大焉播州自作孽
報亦只是殺機大盛故上帝不佑僕欲公之土地人民
傳之子孫千萬世故不憚苦口幸留此言傳之子孫曰
吉水鄒先生謫處此土惓惓教我家者其言足采賢者

聞之奮愚者聞之惕亦他日作一場佳話僕如受百朋之賜矣僕居家與人講為學不外好生二字惟公其聽我原儀或以之修橋布施作功德即不佞拜公賜也

答汪君疇

來教心性公案此非元某所知世必有知者他日或知以告足下愚意且如今步步踏著實地一念一事將此心此身與天地鬼神相質對精神逼真久之心與性一及不一不待告語了然明白無疑不佞即與足下言一

與不一何益人謂性善同而心則有不同此有真消息者才說得此話不可以我意見抵住他留在胸中他日知不佞不敢負知已勉之

荅李夢霖

別久得來教云除去妄想未幾妄復萌焉隨而又著力拔除又復萌焉此自初學本等足下志學有年矣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足下從惡處檢點不在從仁處默識若從仁處默識則始知此妄念皆自作自受願足下默默

識此妄從何來又從何處消則中間本無妄消息不煩人告語矣

東王洪陽中丞

弟精神便覺衰颯翁精神何似吾輩相期精白一心以堅末路諸世緣無足道近覺晦翁格物一說被新建一口推倒豈大聰明如晦翁不知萬物皆備於我而先自物格起遺落自性乎此弟今日會堂中逼出一段精神來敢以請正學問不可執一遺百隨處默識貫通始知

先輩苦心翁謂然否弟欲往山東哭先師必期翁一晤
然舉目觸足畏途惟有相時而動耳

東錢肇陽明府

自盛從歸無從請教惟有馳慕庶常君歸知家庭間自
相切磋必有餘師學須從澹泊真實越穩當越光輝世
間浮華真如爍火如電光凡種種濃艷我者皆魔君也
門下其以不佞言為然乎

荅史緯占憲副

來教有鈍根習氣之說具切實際鈍莫如不肖習氣自
大賢皆所不免惟是一點真精神落地來果不昧的然
在萬疊波濤中自能驤首吾輩所恃一生千生此真精
神耳來教有懼鬼神陰殛之說非真修不能為是語不
肖常與友云二十年來只信得報應二字親切知遠知
近之語聖賢何等苦心如是自然兢兢業業足踏實地
說實話行實事存實心願與門下交勉白首各天永矢
此心耳不肖老而多病世路絕無夢寐辱厚望并謝

答賀修吾

承教知丈留心此學甚為欣慰初學人從一念之欲即當克去此初入門法既學人善念當掃此是進一步法若論究竟法何欲何善何克何掃非真徹性體者未易言矣丈老年且覺自己從何路入從生至熟從熟至化有非人之所得而致力者惟在精神逼真耳精神逼真金石為開願與丈交勉之

答徐丕承

吾弟欲遠行尊翁止之此父之情吾弟俛而就館此束身斂性之道來教知生發有機如所云前在俗情中錯過大非謙語信師不篤一俗酒朋舊友難以面皮拋舍二俗怕人譏議三俗再不思量老來何以結局四俗如此脊梁只溷過光陰去到老未免空過一生僕亦有俗情開眼看世間人無道緣一俗因世間人意不篤遂結口不言二俗不汲汲皇皇求人任其自取三俗隨順衆生自以為道宜如是四俗恪信匪我求童蒙之道五俗

如此俗情元標亦老去一生空過此生耳念及此淚欲
死今年山中日子多思回首末路一著旦夕皇皇得來
教遂不覺怵怵第所云須樂有著實下落處足見不任
光景公若求著實處欲僕語層山飯能令僕飽即以來
告若公食飯自飽更不他求也前五講義欲為題數語
後人知吾師生情可總括來敬謝教

答鄧敬中弟

吾弟篤信此道無量之福世間人笑迂濶笑道學此等

人如沙何足筭數吾弟有疑說悟說修修悟是一是二又疑意知物是二件如何是一件心性命是三件如何是一處欲僕有所開發僕若言恐成話柄知者冷笑吾弟云每日靜坐返照此正好消息且從此二年三年又十年耳邊自有人來告吾弟始知不肯未嘗孤負人也珍重珍重

答彭茂先弟

茂先落地來有一至寶不與物對者久失一旦欲尋究

此正好消息僕久欲為足下作招帖今肯鳴鑼必有報
信者至不患至寶終失之也嘿而識之是報信引子幸
無忽

東祝南山二守

簿書叢劇處是大法門無當面錯過我輩必不利于仕
途惟當以聞道為第一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固可惜
而功虧一簣者其致一也兄果聞道耶亦半明半暗耶
半明半暗是今日學者通弊以悠悠為功課最是害事

同儕中一副心腸拿出與人看能得幾人兄誠有物我無間之胚但須深入徹底研求不徹底研求如彼良玉不斷削難為國寶此弟苦口吾元兄更將何以教弟倘有新得不妨直示弟近歸數年覺林臯不解錯過人只是錯過山林何時與吾兄披襟匡廬之巔一訂千古學脉耶

答祝南山二守

閱王麟泉疏云中有不在期會簿書之間弟甚不喜此

語作官期會簿書是實學如周茂叔吏事甚精程明道
筦庫必親嗣望長兄留意當以此自反弟嘗反發言太
易思長兄發言更易今當彼此更勉此皆久涵養沉潛
之故德盛者發言自中節也年華漸入佳境此件大事
當徹底理會弟為一官在身歸來五年不敢一出門庭
畢竟不是翻飛漢子伶俐漢子若是古人直當尚友四
方那能左顧右避何時得與長兄相看一翻猶勝靜坐
三年念之念之

荅顧涇陽光祿

丹陽書至知丈入南都今得台函似尚未到任此是正當道理吾輩老矣入隊叢中為官乎為國乎為官非吾輩事為國不能弟嘗思念菴先生再三勸荆川公出山亦當任其責丈謂若何丈于此學機將露當下繹容當細請終少放下一著放下而後能知源頭關頭除却當下更何處討源頭關頭丈久而知老友心頭熱也季時兄以丈入官故不敢寄真為世道傷正人弟豈無心附

具見一芻惟塵頓致之莫春四詩此等題目考倒秀才
容當具上記得元旦日已有又忽忘可知老矣敬此復
諸不盡祠記弟當作丈不知弟世系與南都共派也此
自後人之責幸致聲

荅錢啟新侍御

弟云未發時善耶惡耶諸語似有意來教云遺下未發
之中似又添一層註脚此時欲討未發之中何處討大
力量大聰明如門下向諸人談書義非弟所望總在精

神真真則萬派千流同歸于海鏡中生妍媸影子來教
誠然誠然吾輩在山林世路一切抹下不必問除目也
拜意賢郎世兄一入臺省且歸向家庭靜修一番今日
言路有言與無言則一相機而動可也

荅王豐輿方伯

門下來教洞徹無礙之體吾輩既徹此體又能小心翼
翼乃為完學蓋習俗浸淫五濁交攻不免為識神所使
今誓堅末路惟門下教而掖之至于世路念頭弟久已

抹殺山間亦有功課與門下出處一心即時時如面也

荅錢繼修太僕

吾輩冉冉老矣不論在外在家各各收拾舊頭顱求不愧天之與我者自成自道一真百真一實百實口嘴說得明筆下寫得開濟得甚事悟後以心宰事事無不妥未悟與半悟少不得因事求事亦致知之一道強而求心與事合未免湊泊仁兄諸條從體驗力行中來可救近世徑情空蕩之弊弟受教多矣

寄孫月峯司馬

劉瀘瀟敬里同志其開眼處亦畧涉彼教人而此兄初
生時夢龐居士入其家此兄遂生不肖一日與之坐語
曰龐居士此轉身却折了本渠笑曰還添了些豈至折
本又此兄最不信因果曰人去即去形聲俱無予曰君
以春秋經發家左傳所載彭生事不一而足何言無
輪回掉頭者再余啟之曰君中鄉試曾有夢否曰有曰
奈何又不信輪迴不肖指諸糞語之曰去穀為食出腹

為薰薰或于田為嘉穀于園為佳果果食于人又復為
薰生生不已人生之修持千生之報應皆如此此學不
透此其修地必不真此兄真心粹行今已矣敢述其言
以告于翁翁蓋不知精薰幾千劫來生忠孝之門作清
朝名卿豈龐居士可比再于此畧叅一番始知鄒生受
翁教愛不敢負翁耳陸平湖亦豈漫漫人者子曰未知
生焉知死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儒者多忽畧
而不講故不覺旣舌

荅顧涇陽光祿

弟犬馬之年杜門自省勞大篇以學相商弟不敢復教
惟審而教之來教云學到知天命至矣由知命而耳順
還隔十年豈知命時尚有未順耶愚見知命者知性也
吾輩初入門久入門于性地難道無窺處惟覺隱隱疑
情未斷則亦有不順處至耳順則于知性處無順無逆
耳來教云孩提之童知愛親知敬兄此不慮而知良知
不學而能良能所謂從心不踰矩者也蓋自墮地已然

乃由耳順而從心豈耳順時尚有未從耶愚見孩提知
愛知敬總是心發竅處此孩提之矩夫子不踰矩者親
其親及人之親不獨親其親長其長及人之長不獨長
其長故平天下只在絜矩孩提親長是平天下端倪聖
人從發竅處指點是聖胚見人皆可聖夫子不踰矩則
已直入聖域學至不踰矩如中秋之月大圓明境界知
愛知敬則初升之月耳來教云說者謂耳目口鼻以精
氣用惟耳以神用耳順聽以神也作如是分別見然與

否與又曰耳順無復好醜揀擇也試思好醜是同是異同則何庸揀擇異則何嫌揀擇作如是顛預見然與否與愚見此語似無可疑惟以神用則好者是好醜者是醜有同異無同異見有揀擇無揀擇想若以為無揀擇無好醜無同異則所謂神者是頑而不靈不謂之神矣來教云耳奚而順乎知命之果奚而結乎從心之因奚而起乎有漸次乎無漸次乎無漸次何以遞列而為三有漸次精粗難易不近倒置乎愚見結果原於發因發

因即是結果發因地總不外一志志小善人即結小善人果志善士即結善士果志真在聞道則有漸次也要走過走過然後無漸次處自然透得穿透得穿如白沙先生云一齊穿紐一齊收拾者自然理會倒置與不倒置無可言說海中皓月撈者知之耳夫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時時提醒此志志學即知命也耳順也從心也吾輩今日萬分苦心算不得夫子志學處願各勉之昔有一鄉老年六十從劉獅泉問耳順之旨獅泉笑曰

今日勸爾當耳逆諸人愕然請獅泉曰你好飲酒以後
衆人勸爾喫酒你逆勿飲你好客氣兒子勸你與人打
官事你逆而勿動氣是即耳順諸人皆大笑吾輩今日
于世間種種習見習聞順處一逆丟得下得力處舍得
下然後于古先賢聖性命處摸得著即逆一下正所謂
耳順也弟與老丈並處林臯境以逆為順論學彼此商
榷以順為逆逆乎順乎鞭勉末路取日虞淵願兩地同
心焉

東朱玉槎文選

江閣相對大足快心規計籍見所未有已自暢意而每
覩啟事真令人喜而不寐昔人云時當可出寧須我今
始見之門下功在社稷甚偉大不但桑梓之光也至于
未竟拂衣猶叨門下濯濯無欲真脉此一段即是仁為
已任何微不入僕老而慶斯世斯道之有人也竊嘗窺
世間一欲字顛倒多少豪傑縱談王說霸言與聲盡以
是心服門下之得請里中數十年間無此高識僕有餘

師矣九頓稱賀匪為其私惟恕不躬而麾頓之

荅涂鏡源中丞

自奉教後覩奏凱時聞倡學塞上又定封事真真實實
皆社稷偉大名碩經綸吾里人何負君父而以科名論
軒輊也翁丈胸中光霽故所至表表偉偉敬服敬服弟
以翁丈今在謙三爻矣說者曰謙者有而不居之義夫
知其有而不居則猶有居之意未化知其功而不伐則
猶有功之意未化謙者只見其無見其虛夫安得不謙

翁丈庸功不有弟所深信若滿腔子知止修二字未化得無似之語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此道之極也翁丈計日必有殊恩所云善刀之義亦當作套語弟嘗與青螺翁兄云為國家不可不作官為自己計不當出又與郭氏諸子云有餘不敢盡此切至語敢奉聞見道友不作貌言遲數年再出領百官未晚造化忌盈思之思之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謂學有所見有所得即得也山農直布惟翁丈亮之

荅吳徹如光祿

見上賜環足下白雲司以足下仍在家山不謂足下之
任矣僕喜而可知僕在此處照磨歷俸一年員外歷俸
兩年半親歷無一日空閒嘗自念不肖生平氣高心粗
得此以降心抑眉始知人間官不必美能降心抑眉即
美嘗念今上吾師也吾師也吾何敢忘之僕當時有魏
敬吾再謫有鄧文潔朱鑑師相勗勉足下今友誰氏餘
不敢知弱侯僕畏友也足下幸信而與之切磋直諒多

聞今人誰伍足下無錯過僕在刑曹三年半不少一日
足下肯以此為練魔場望耐心處之僕之能是部者亦
有由乙酉僕轉銓曹入儀部拜汪登原親主客題名吾
宗文莊公尚為郎中不肖屈指文莊公辛亥生辛未鼎
甲尚為郎官我何人斯而之比耶淚數行下故嘗有言
曰世人之患患官小吾儒之患患官大足下勉之郎中
非小徹如先生自大毋忽鄙言不盡

答于景素儀部

久未請事殊仰殊仰頃友人傳翁居里事弟心喜可
為未流師法吾輩立朝有立朝道理居鄉有居鄉道理
孔子立朝侃侃居里恂恂是聖賢家法學無可見見之
于行故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翁丈見之
行矣弟心喜者以此來教似有厭博求約之意一段冲
襟令人可挹自以為不歸宗即歸宗矣自以心未願息
肯息即息矣夫所謂約者非外博而求約也翁知攪絲
者乎千脉萬絡約而之一處故經之緯之無不如意聖

賢千言萬語只是約到自家身上來將以反說約也反者反到自身也修齊治平約到修身身即約也何待言說故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節目何等不一只約于親義序別信親義序別信必有所從出之原聖賢曰性曰命又提之曰知此約之至精至妙處而實總知止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約且不得名之此學之極功也夫子教子貢曰恕終身可行恕雖為約然吾亦無加諸人非爾所及則恕非約之至處可

見夫子一呼曾子一唯至此名言兩忘聲色俱泯即博
即約即約即博夫子曰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畔者
無然畔援之謂非有邊際非有一物捧而持循之謂翁
丈尋究此向上一路必有恍然自得處白沙先生云如
今老去無筋力獨坐江槎看水流敬以此請正若云學
有著岸處學海無涯回頭即岸議有異同處理會自家
異者自異此第一得異見未知當否惟高明裁之

荅薛欽字方伯

學問先在見性性體一物不容而近來諸公見地太高
是以舌見性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願與門下交勉之
門下今掇錢穀之司濯濯無欲弟處林臯之下兢兢自
守此真見性也高見謂何末路難持神明難欺言及此
令人慄慄

答馬冲六貳守

承教漸覺知放心矣足似學力不知者謂為放達之放
知者則謂不從神識中認心雖然放之則彌六合語體

也卷之退藏于密語功也門下一言一動一飲一食士
民觀望同寅左右窺伺豈能放得兢兢業業小心翼翼
乃真放也先正云心能大亦能小知大而不知小會流
于狂路承問及敬復幸教之

答文別駕

學問固不在任情識然人情物理未磨練亦未可謂從
性中流出性中有節文有條理白沙先生謂分殊處須
理會正理會此先儒謂儻侗佛性正此意吾弟一副骨

豁任道之器既在仕途願從人情物理處一加意所惡
於上一節請以此致愛助之私不盡

荅劉學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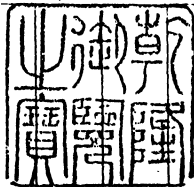
嘗念門下服官虔中竟不得一聞耿耿來教具切學問
二進水落天根見信然觀法是學佛者初入門無奈此
心何故教之觀十八觀其總萃也然上根中根者亦無
用此兄謂聖門不以觀教人誣矣默而識之觀入細矣
父在觀志父沒觀行觀其所由無非教人觀法但被世

措大錯解兄既信此一步日消月融自有時節不消言說也吾輩老冉冉至不大發憤非男子願各努力

荅魯先醒

世間事故俱假然見道假亦真不見道真亦假真假無二若不從悟道入未免厭棄世故忽畧庸德足下叅之衆醉獨醒四字不佞不忍書此未知醉者醒乎醒者醉乎聖賢惟思覺天下不忍自居已于醒居天下一節雖孟夫子語亦不敢書中云不得志獨行其道語亦未瑩

吾輩不得志生平何止數千萬人鄉黨夫婦父子兄弟
朋友終日如魚在水相泳相游難道是獨行足下謂何



願學集卷三